

卡宾达危机：下一个南苏丹？

——浅析安哥拉的卡宾达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邓延庭

【内容提要】 卡宾达“独立”运动是现代非洲政治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分离主义势力之一，自安哥拉独立建国以来长期威胁该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在具有相似性质的南苏丹分离运动于2011年走向全面胜利的背景下，这个困扰刚果河口地区近40年的历史遗留问题将何去何从是值得关注的。本文将在结合南苏丹独立所依赖的一系列条件的基础上，分析影响卡宾达危机发展的各种既有因素，同时讨论南苏丹现象发酵后可能给卡宾达问题的解决带来的新的不确定性。卡宾达未来是否能够成为第二个南苏丹将依赖于各方力量的最终博弈。

【关键词】 卡宾达 南苏丹 分离主义 非洲联盟 集体安全

卡宾达（Cabinda）是非洲大陆上分离主义势力活动较为猖獗的地区之一，对安哥拉乃至整个中南部非洲地区的长治久安都构成潜在威胁，属于久拖不决的老大难历史遗留问题。研究卡宾达危机不仅是该本地区既有矛盾的一次梳理，以寻找更为有效的遏制分离主义势力的手段，同时也为分析南苏丹独立可能给非洲其他分离主义势力带来的影响提供宝贵的个案观察视角。

一、卡宾达：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截至2011年底，由卡宾达地位问题引发的政治、安全危机已经持续了三十六年，并且没有丝毫走向终结的迹象。20世纪70年代中期，葡萄牙殖民者对卡宾达、安哥拉两地归属做出的不负责任的安排直接引发了卡宾达危机，为独立后的安哥拉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埋下了一枚危险的定时炸弹。

1. 卡宾达危机始末

卡宾达地处刚果河口北岸的大西洋海

滨，南隔刚果（金）的狭长领土与安哥拉相望，是安哥拉全国十八个省之一，也是非洲目前仅有的在陆地和海洋上均不与国家本土接壤的“飞地”。据1884年柏林会议以及于次年签署的《希姆拉布科条约》（Treaty of Simulambuco）（简称《希约》）之规定，葡萄牙在把原属卡宾达的刚果河口“转让”给比属刚果之后，以“保护国”的形式对境内其余地区建立宗主权。作为同一宗主国治理下的两块不接壤的领地，卡宾达与安哥拉的政经体系曾长期维持着并行发展的格局，1933年的葡国宪法再次重申这一格局，明确定义两地为不同的海外省^①。但这种稳定关系自二战后开始逐步被打破：首先，节约海外统治成本的理念推动葡萄牙于1956年把隔比属刚果相望的卡宾达、安哥

^① Stuart, J and Shadle, R,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European imperialism, Greenwood Press, 1991, pp103.

拉临时置于同一总督统治之下^①，导致两地分立的格局开始模糊化；其次，葡方在非殖民化过程中只与安哥拉本土的解放组织保持联系，并在没有事先征得卡方同意的前提下，擅自于《阿尔沃尔条约》(Alvor Agreement) (简称《阿约》)中许诺把卡宾达以飞地领土的形式并入独立后的安哥拉共和国；再次，殖民统治终结后，安人运(MPLA)拒绝承认卡宾达已经先行“宣布独立”^②，对其予以全面军事占领，从此拉开了旷日持久的卡宾达危机的帷幕。

自“祖国沦陷”以来，卡宾达解放阵线(FLEC) (简称“卡解阵”)长期凭借游击战、绑架外国人等低烈度暴力方式反抗安哥拉的统治。由于一些基本矛盾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卡宾达至今仍陷在局势动荡的泥沼中，成为非洲最不安全的地区之一。首先，安卡双方在卡宾达地位问题上的分歧是核心矛盾。卡方援引《希约》中“葡萄牙有义务保证卡宾达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条款^③否认葡方包办的安卡合并，并以非统组织曾确认两地为不同的待解放地区^④为论据证明二者间的关系为平等而非所属。安方则坚持以《阿约》作为统治卡宾达的国际法依据，拒不承认卡解阵的合法性。双方自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政治接触没有促成任何实质性成果，因为前者力图把谈判打造为“国际性”，而后者只将其看作本国兄弟间对话^⑤。其次，卡宾达政治力量的分散、混乱状态使上述核心矛盾被进一步复杂化，为安卡政治力量的和解埋下更多障碍。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卡解阵就已经分裂为朗科(Ranque)、恩齐塔(N'Zita)、卢伯塔(Lubota)三派，继而又在90年代重组为雷诺瓦达(Renovada)和武装斗争(FAC)两大集团^⑥。各派虽一致声称为卡宾达权益

而奋斗，但彼此的斗争宗旨差异较大、相互认可度较低且行动较为独立。因此当以本贝(Bembe)为首的雷诺瓦达派于2006年表示愿意以在安哥拉体制内争取更多自治权为停火谈判条件时^⑦，流亡法国的“卡宾达临时政府”以及武装斗争派都表示拒绝承认^⑧，并重申其通过武装斗争实现卡宾达完全独立的基本态度。

2. 卡宾达“解放”运动的特点

本土民族主义政治力量力图对殖民统治给卡宾达身份造成的混乱的修正是卡宾达问题产生的原初动力，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兼有正义与非正义双重属性。卡宾达解放运动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以卡解阵的成立为主要标志，目的是为本地争取彻底的独立和自由。由于彼时的安卡两地尚处于临时共治中，因此卡解阵的建国方略自产生伊始就包含赶走葡萄牙人以及与安哥拉划清界限的双重含义。从前一个角度来讲，卡宾达解放运动是葡属殖民地以及非洲解放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不仅给行将就木的殖民体系有

① Mail&Guardian (South Africa), August 11, 1997. Johannesburg.

② 在1975年8月1日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坎帕拉首脑会议上，卡宾达解放阵线领袖朗科·弗兰克(Ranque Franque)正式宣布“卡宾达共和国独立”。当时的非洲国际社会在是否承认卡宾达“独立”的问题上存在一定的争议。

③ Article 2, Treaty of Simulambuco, 1885.

④ 1963年5月，非洲统一组织把卡宾达列为第39个待解放地区，而安哥拉为第35个。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当时的非洲国际社会对葡萄牙包办的安卡两地共治的否定。具体参见Lyle, B (2005), Blood for Oil: Secession, Self-Determination and Superpower Silence in Cabinda, Washington University Global Studies Law Review, 4 Wash. U. Global Stud. L. Rev. 701.

⑤ Tali, J (2004), Cabinda between No Peace and No War, Accord: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eace Initiatives, Vol. 15.

⑥ 除卡解阵的两个派别之外，卡宾达民主阵线(Democratic Front for Cabinda, DFC)也参与“独立”斗争，并在争夺布科·扎乌(Buco Zau)地区的金矿拥有权上与前两者有着广泛的矛盾。

⑦ Tsoumou, C (2006-07-10), “Angola: Cabinda Separatists Say ready to Sign Ceasefire”, Reuters.

⑧ Reuters (2010), FEATURE - Anger Runs Deep in Angola's Cabinda over Oil.

力的一击，加快了非洲大陆的解放进程，而且在彻底否定殖民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上努力回归和重塑本土认同及秩序，是无可辩驳的正义之举。但是当非洲政治进入了以主权国家为主导的阶段，特别是当安哥拉已在事实上享有卡宾达的主权时，卡解阵的做法便因挑战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而与当前世界的主流观念背道而驰，被斥为地区分离主义。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非洲统一组织（非洲联盟）为代表的非洲国际社会就已明确表示反对任何非洲组织或国家以任何方式单方面修改现行国家边界；非洲以外的世界其他国家也在对境内的地区分离主义势力采取严厉打击的问题上拥有牢固的共识。

卡宾达危机的最终迸发是安卡两地政治精英间身份认同激烈对撞的必然结果，并非信奉社会主义的安人运掌权下的偶然产物。尽管在安哥拉内战中，卡解阵、安盟（UNITA）、安解阵（FNLA）在共同攻击政府军问题上有合作与共识，但这并不能成为得出如果后两者执政就能避免卡宾达危机的判断的依据。首先，安盟、安解阵同样是《阿约》缔约方，认可葡方对安哥拉领土做出的安排，因此在卡宾达地位问题上的立场上应与安人运完全一致，从根本上与卡解阵的政治诉求相矛盾。其次，安盟等反政府势力均声称自己是安哥拉的唯一合法代表，足见其政治目的是最终入主罗安达并掌控全国，是对“安哥拉”这一国家概念的充分认可，与持有企图另起炉灶、去安哥拉化政治主张的卡解阵有着本质区别。再次，就政党自身特点来看，卡解阵并非是安盟一样全国性政治组织，因为无论是其活动范围还是人员来源都局限于卡宾达，即便是在走上武装反抗安人运的道路后，也从未把战火烧到安哥拉本土。隐藏在这些浓厚地域色彩以及

排外性特点背后的原因正是卡宾达政治力量以飞地省而非安哥拉全国为认同对象的事实。

二、助推卡宾达危机的既有因素

南苏丹的独立史证明，中央政府与西方交恶、境内自然资源分配不合理以及寻求分裂的地区与全国融合程度低等问题都将成为影响分离主义运动发展的重要因素。就卡宾达案例来看，这些问题同样存在且与南苏丹拥有高度的相似性，不仅是除前述两项基本矛盾之外长期支撑卡宾达危机的重要因素，也有可能在未来扮演危机升级助推器的角色。

1. 西方干涉威胁

安哥拉与苏丹都曾经因为多重原因而成为西方世界在非洲大陆的“重点关照”对象。意识形态斗争以及全球战略的需求使美国在持续近三十年的安哥拉内战中始终拒绝承认安人运政府的合法性，并为安盟反政府武装提供战争支援，以期尽快把安哥拉从社会主义阵营重新拉回西方的战略轨道。法国为了防止社会主义势力继续北上进入法语赤道非洲腹地，也长期支持卡解阵武装对抗罗安达中央政府。除代理人战争之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还大量诉诸于经济手段打压安哥拉政府生存空间，例如美国政府曾经于20世纪80年代反对联合国开展援助安哥拉的计划，并出台一系列法规对该国实施严格的贸易、金融、技术封锁^①。霸权主义的长期干涉与封锁给安哥拉带来了持续的动荡，严重阻碍了其经济与社会发展步伐。

尽管自冷战结束特别是美安两国建交以来，安哥拉的国际生存状况有所改变，但从根本上说依然是西方规制霸权主义威胁的主

^① 熊九玲，《里根政府对安哥拉政策评析》，西亚非洲，2008年第01期。

要对象。作为一个长期由一党（安人运）一人（多斯桑托斯）执政且国有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非洲大国，安哥拉当前被许多西方观察家看作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漏网之鱼，急需民主化和自由化改造。更值得关注的是近些年以人权观察（Human Right-Watch）为首的西方组织开始大肆指责安哥拉政府军在清剿卡宾达分离主义势力时大肆从事“反人权活动”^①，口吻和笔锋都与当年西方世界指责苏丹政府在达尔富尔“践踏人权”时颇为相似。考虑到苏丹与西方的交恶与达尔富尔问题迅速国际化的内在联系，安哥拉当前的处境有可能是另一出西方世界借“维护人权”的光鲜借口插手非洲国家内政的闹剧的序幕，而卡宾达危机由此不断升级、国际化直至最终超出罗安达政府的可控范围也有可能成为难以避免的悲剧。

2. 资源分配争端

卡宾达近海的大陆架出产的石油占安哥拉总量的60%，为全国提供了占国内生产总值（GDP）42%以及财政预算90%^②的收入，是名符其实的“印钞机”和“金库”。但苏丹南北危机发展史同时也证明了禀赋的自然资源有时可能会成为内外矛盾的催化剂，因为苏丹丰富的石油储藏不仅是南北双方大打出手的重要原因，而且也是西方插手达尔富尔危机的动力，甚至还是分家后的南北苏丹两国关系紧张的导火索。就当前的形势来看，卡宾达正在步南苏丹的后尘。

首先，安哥拉政府没有合理使用卡宾达油气资源是卡解阵各派的共识。尽管1996年中央政府同意卡宾达支配石油收入的10%^③，但腐败问题的存在使这些资金并没有被恰当地使用在民生领域。不仅如此，石油产业给当地环境带来的诸如土壤、空气以及水资源污染等问题也没有得到中央的有效

重视。时至今日，卡宾达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依然徘徊在较低水平^④，始终没能摆脱全国乃至全非洲最贫困地区的身份。当地民众对当前石油资源状况的不满无疑长期为分离主义势力的滋生提供温床，这也有力地解释了为什么卡解阵各派别都把重新分配本地资源列为自己的重要政治议题。

其次，西方世界同样觊觎卡宾达富饶的油气资源。无论是美苏对垒还是法国涉足，大国曾经直接插手安哥拉内政的另一主要动力是对战略资源石油的争夺。尽管冷战后安哥拉政府以石油为杠杆撬动了与西方的关系，但以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Sonangal）为代表的强大国有经济的存在无疑制约了西方势力的继续膨胀。加之随着中国等亚洲国家的进入，西方国家在卡宾达的传统利益还必须面对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竞争与挑战。苏丹南北分裂以及利比亚战火燃起表明，当西方利益特别是能源利益受损时，霸权主义倾向使用包括武力在内的各种方式干涉非洲国家内政，通过重新洗牌以图利益的重新分配。这一规律也为前述有关西方世界可能借以卡宾达危机插手安哥拉内政的推测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动力。

3. 国家融合失利

安哥拉与苏丹的第三个相似点是两国中央政府都未能为缓和境内某些特殊地区的离心倾向而做出成功的制度安排。在建立统一国家强烈愿望的支配下，安哥拉与苏丹一样

^① Human Right Watch (2009), Angola, Stop Military Abuses in Cabinda, Source: www.hrw.org/news/.../angola-stop-military-abuses-cabinda.

^② The Washington Post, Cabinda: Oil - Block Buster, Source: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adv/specialsales/spotlight/angola/article12.html>.

^③ Global Security (2011), Cabinda, Source: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war/cabinda.htm>.

^④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忽略了自身国土面积大、民族状况复杂、国家认同脆弱等特点，机械地在全国推行单一制度。由于无法在既有国家体制内部持续稳定地获利，离心倾向通常会在这些国家认同本已薄弱的地区被进一步放大和加强。

首先，现代非洲政治发展史证明，以联合制、联邦制为代表的渐进主义道路通常在缓和非洲国内部分地区的地域或民族主义情绪，维护非洲国家统一的问题上发挥着明显的作用。例如，为了尽可能减小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两国合并给双方特别是给桑给巴尔岛居民的政治认同带来的冲击，尼雷尔最大限度保留了后者的自治权益，从而维持了联合共和国半个多世纪的稳定。同时期的苏丹南北关系史则是典型的反面例证：第一次南北内战以1972年南方自治区的设立而告终，而第二次内战却因南方的自治权于1983年被废除而爆发，并最终导致国家分裂。如果安哥拉也能在建国伊始就为卡宾达设计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自治体系，安卡双方或许不会发展到如今兵戎相见的地步。然而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安哥拉政府在这一议题上的工作进度依然严重滞后，或将成为未来阻碍安卡双方实现和解的制度障碍。

其次，即便是在中央政府强力推行单一制的前提下，安哥拉也未能实现本土与飞地省之间的物质利益的水乳交融。在片面发展石油业的失误政策的推动下，卡宾达目前已经形成了以石油开采和出口为主体的产业格局，其经济运行对安哥拉本土的市场、消费、资源的依赖十分有限。而且如前所述，无论是大量注入的外国石油投资还是飙升的国际油价都未能切实带动卡宾达的社会进步，安哥拉三十多年的统治始终没有成功满足当地居民迫切的发展需求。综上所述，卡宾达现今能够继续留在安哥拉体制内仍然主

要依靠中央政府对分离主义势力的严厉打击，而非卡宾达全社会对安哥拉统治的必要性乃至合法性的积极主动的认可。这种貌合神离的统一状态是安卡两地利益融合不成功的典型表现，是卡宾达危机久拖不决的重要物质基础之一。

三、卡宾达走向“独立”的制约因素

与南苏丹的若干相似性并不必然导致卡宾达成功走向独立，因为卡宾达分离主义势力自身尚具有致命弱点，包括卡解阵在文化上难以为居民建构全新身份认同以及在物质上尚无法掌握危机中的主动权等。这些因素有力地遏制了分离主义运动的继续膨胀，维持了安哥拉政府与卡解阵间关系的暂时稳定，是卡宾达地区长期维持“不战不和”局势的重要成因。

1. 身份认同的缺失

卡解阵指出，作为历史上加刚果（Cacongo）、恩果约（Nogoyo）、洛安果（Loanngo）三个独立王国的后代，卡宾达人属于使用基刚果语系（Kikongo）语言的巴刚果人（Bakongo），明显有别于主要使用温本杜语（Umbendu）、金本杜语（Kimbendu）的安哥拉人，应该享有民族自决权^①。

但与同时期加剧苏丹南北冲突的非物质因素相比，卡解阵列出的所谓“证据”着实显得单薄。首先，基刚果语和巴刚果人同样也分布于安哥拉北部的威热（Uige）、扎伊尔（Zaire）等省区，把它们武断地视为卡宾达区别于安哥拉本土的符号实属不当。即便是卡宾达居民确实因为这些符号而成为本地专有的部族，独立理由同样难以成立。

^① 相关观点参见：Elizabeth, M (1998),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in the Angolan Enclave of Cabind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th African Studies Consortium Workshop, Source: <http://www.africa.upenn.edu/Workshop/kone98.html#fn7>.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非洲国家无一例外地属于多部族构成的政治复合体，因此以某一部族（民族）或语言分布范围的近代西欧式标准作为修改当前非洲国家的疆界的依据是十分荒谬的。其次，无论从人种还是文化角度看，安卡两地同属班图文化圈，不仅居民的肤色、相貌、生活习惯高度相似，而且社会组成结构差异不大，可以被看作是同一事物在不同地域的不同具体表现形式。与被“文明断层”隔开的南北苏丹相比，安卡两地居民的相互认可与接纳程度自然要更胜一筹。无怪乎安哥拉官方指出，卡宾达人与安哥拉人没有明显区别，不应该被视作享有“自决权”的民族^①。再次，安卡两地居民宗教信仰状况差异不大，均以基督教和原始宗教为主。此时的宗教因素无法像在苏丹内战中继续扮演南北居民身份认同决定者的角色^②，因为相似的宗教状况不仅使不相容的政治文化出现于安卡两地的概率大大减小，而且也有效地避免两地政党在身份认同上的冲突借助相互对立的宗教网络被迅速放大到全社会。

分离主义势力抛出这些概念的目的无非是想为卡宾达全体居民打造出一套全新的身份认同体系，以把长期以精英政治形式存在的卡宾达“解放”斗争转化为全民运动。但事实证明这些“证据”带有浓厚的“为不同而不同”的主观臆断色彩，是政治精英为服务于自己特定的政治目的而人为夸大的产物，其社会动员功效势必大打折扣。对当前广大卡宾达居民而言，安哥拉统治的症结集中在未能有效带动当地发展，而非“外族”、“异教徒”的“入侵”。如果安哥拉政府未来能够妥善解决这一问题，那么分离主义势力处心积虑为卡宾达全社会设计的“身份认同体系”将继续停留在政治精英的

词典里。

2. 主动权的丧失

从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上看，苏丹解体可以被看作是喀土穆中央政府基于自身在南北对抗中支出大于获益的事实而最终做出的妥协。南苏丹的面积和人口分别占全境的30%和20%且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是名符其实的全国“半壁江山”。自苏丹独立建国以来，南方先后两次掀起的内战不仅时刻威胁中央政府的统治，而且给全国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其中持续17年的第一次内战（1955—1972）共造成50多万人死亡，数百万无家可归；而肆虐22年的第二次内战（1983—2005）的破坏力更加惊人，约200万士兵和平民因此丧生，不计其数的难民波及到乍得、中非等邻国。无论是战争规模的持续扩大、烈度的不断上升还是达尔富尔问题的迅速国际化，相对优势的下降使北方彻底平息南方的叛乱变得愈发困难。北方人民最终在公投中赞成南苏丹独立清晰地刻画出他们被迫从这场“不划算”、“没有希望获胜”的冲突中退出的无奈心理。

反观卡宾达，尽管卡解阵的独立态度十分强硬，但有限的力量实际上并未给其挣得多少筹码。首先，卡解阵的低烈度游击战既没有使安哥拉在卡宾达的统治机构陷入瘫痪，也未能影响到近海大陆架上的离岸石油开采^③，总体来说尚不能改变卡宾达地区的既有政治经济秩序。加之卡解阵的活动只局限于面积和人口分别占全国1%的卡宾达省

^① Lyle, B (2005), Blood for Oil: Secession, Self-Determination and Superpower Silence in Cabinda, Washington University Global Studies Law Review, 4 Wash. U. Global Stud. L. Rev. 701.

^② 蒋恒昆，《苏丹内战中的宗教因素》，西亚非洲，2004年第04期。

^③ 不同于苏丹、尼日利亚的油田大多分布于陆地上或河流三角洲之中，卡宾达的石油开采以离岸近海大陆架的油田开采为主，因此其正常的生产秩序较少的受到卡解阵游击队的干扰。

内,无论是对安哥拉中央政府的生存还是本土各省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的影 响都可以忽略不计,尚未像南苏丹一样成为牵动民众神经的全国性问 题。其次,安人运的势力可谓如日中天,不仅先后击溃安解阵、安盟等强大的反对势力,成功统一了本土,而且轻松应对了多党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以绝对优势赢取自改行多党制后的历次总统、议会大选,牢牢地控制着全国大权,绝非缺少资金、武器装备的卡解阵所能单独撼动。再次,自20世纪90年代安哥拉与西方世界实现关系正常化后,西方国家对卡解阵的支持已基本停止。尽管未来存在着它们以卡宾达人权为借口卷土重来的危险,但毕竟还未转化为现实。因此,卡解阵目前尚没有机会通过引入外部力量来搬动一直偏向于安哥拉政府的实力对比的天平。在上述三种条件同时存在的前提下,卡解阵始终没能像南苏丹一样迫使中央政府跨过成本与收益的拐点,而这也是长期以来制约卡宾达分离主义势力膨胀的最重要因素。

四、南苏丹独立增添的不确定因素

2011年南苏丹的成功独立有可能成为打破卡宾达地区已维持多年的力量稳定格局的导火索。尽管南苏丹争取独立的全过程被其他地区全盘复制的可能性不大,但它至少已经向包括卡解阵在内的众多非洲分离主义势力展示了如何利用当事国以及整个非洲政治发展中的软肋,以更高效地促成“独立”目的的实现。

1. 地区安全趋于恶化

南苏丹争取独立的历史实质就是苏丹南北双方长期交战的历史,推动《全面和平协议》乃至全民公投成型的最主要动力并非来源于冗长的政治谈判,而是南方暴力对抗导致的北方最终妥协。因此南苏丹的最终

成功有可能为包括卡解阵在内的众多非洲分离主义势力传递一个危险的信号,即不断升级暴力斗争是实现政治目的最高效手段,从而为非洲的整体安全形势埋下隐患。

事实证明这种担心并非多余,早在南苏丹的独立已成为大势所趋的2010年,卡解阵突然打破多年沉寂,偷袭了安哥拉政府军护送下的“非洲杯”足球赛车队,造成来卡参赛的多哥代表团多人死伤。鉴于该组织已经明确表示此次袭击“只是一系列行动的开端”^①,卡宾达极有可能在未来几年中淹没于更多的类似暴力事件之中。车队遇袭事件在证明卡解阵着手升级暴力的同时也在灵活地运用南苏丹的经验。尽管卡解阵表示本次袭击的目标只是护送车队的安政府军,并为“误伤”多哥运动员的意外而道歉,但却不能排除其中有故意而为的成分。有选择性地攻击外国人可以实现加快卡宾达问题国际化速度的目的,有利于分离主义势力把更多的国际力量引入危机以平衡来自安哥拉政府的压力。此做法既可被理解为卡解阵基于自身有限实力而选取的制胜“捷径”,又可被视作其对安哥拉与西方世界关系中潜在矛盾的清楚认识。凭借车队遇袭事件,卡解阵吸引了包括多哥、非洲联盟、西方大国在内的国际力量的广泛关注,把沉寂多年的卡宾达问题再次推向非洲政治的前台。从这个意义上讲,分离主义势力已经成功迈出了发动新一轮暴力攻势的第一步,安哥拉政府则需谨慎应对这一变动及其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

2. 国家主权受到威胁

早在非洲解放运动蓬勃兴起之时,非洲国家间已经就不可更改殖民时代遗留边

^① Almeida, H (2010-01-08). "One dead, 9 Hurt in Gun Attack on Togo Soccer Team". Reuters.

(国)界的议题达成共识,意在搁置有关领土、部族、资源的争议,维护新生非洲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在斡旋解决两国紧张关系、边界战争甚至是一国内战等安全问题时,该共识长期为非洲国际社会所遵守,成为维护非洲大陆稳定的一条基本原则。

然而当厄立特里亚、南苏丹相继脱离母国走向独立时,特别是当后者出现在远离冷战且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所有非洲国家共识的今天,“边界不容更改”原则已然被证明并非是一条不可触碰甚至是逾越的红线。虽然非洲联盟一再强调非洲既有国界的神圣性不能因为南苏丹的独立而被质疑^①,但由于它没能清晰地解释打碎这一神圣性的南苏丹究竟与其他非洲国家境内的分离主义运动有何本质区别,加之其他成员国普遍对苏丹解体持观望和默认态度,这一补充性说明实质上无助于挽回已名存实亡的边界恒定原则。对于包括卡宾达、纳米比亚的卡普里维地带、尼日尔河三角洲在内的众多分离主义势力来讲,南苏丹的胜利无疑证明通过脱离母国来修改殖民统治遗留问题的道路是可行的,无论是其他非洲国家还是非洲区域合作组织都不会成为它们的障碍。有关是否合法或道德的评判标准与分离主义是否挑战母国主权并不紧密联系,而是将眷顾那些能够沿此道路最终走向胜利的组织。这一强有力的“鼓舞”极有可能在非洲大陆引发多米诺骨牌式的效应,一方面吸引更多本已具有离心倾向的部族或政党走向分裂国家的道路,另一方面推动类似卡解阵一类的传统竞技者走向不择手段威胁、恐吓中央政府的危险道路,而两种可能性的共同结果就是将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

3. 集体安全面临挑战

国家诉诸于战争手段打击境内分离主义势力本属一国内政,而当这种战争失控并引发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时,相关地区安全组织有义务迅速介入并帮助当事国恢复正常秩序。非洲联盟建构集体安全体系的目的正是在类似情况下有效保护成员国,遏制外部势力对非洲事务的肆意干涉。但是作为非盟维护集体安全的第一次尝试,南苏丹的独立表明亚的斯亚贝巴当前并不具备解决这种类型的人权与主权的“矛盾”的能力。

无论是在达尔富尔的单独行动(AMIS)还是在与联合国开展合作(UNAMID)的过程中,非盟的和平努力始终没有触及南北苏丹冲突的根源,未能在确保苏丹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帮助其设计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民族融合以及权力分配方案,并严格监督冲突双方特别是分离主义势力的实施。尔后采取的“尊重成员国选择”的严格中立态度实质上等于默认分离主义势力以牺牲母国主权来换取和平的方式的可行性,从结果角度看是给高举“人权高于主权”旗号肢解苏丹的西方国家变相开了绿灯。南苏丹独立后半年的状态已证明,领土的机械拆分根本不是彻底解决殖民时代遗留矛盾以及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的合理有效途径,同时也折射出当前的非洲集体安全体系正处于对外不能有效抵制西方霸权主义干涉且对内无法有效保护成员国的困难境地。鉴于苏丹的前车之鉴,如若未来卡宾达危机继续升级且失控,安哥拉是否愿意接受非盟安全体制下的调解是值得讨论的。即便是在伸出援助之手后,以现在的状态非盟是否能够切实做到和平与成员国主权并重,避免南苏丹现象重演也是值得质疑

(下接44页)

^① 新华网,“第16届非盟首脑会议闭门”,2011年2月1日。

和现实利益纠葛导致两国在很多问题上貌合神离，美国国内至今难以忘记珍珠港事件的伤痛，日本国内对于遭受原子弹打击的经历也记忆犹新。日、韩两国在历史和领土等问题上也存在纠纷。此外，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对美态度和支持程度最终取决于对自身利益的权衡。这些国家一方面希望引入外部力量在南海问题上制衡中国，获取利益；另一方面又与中国存在紧密的利益联系，不希望与中国全面交恶，常处于摇摆不定状态。

总之，美国的亚太军事同盟和伙伴关系并非“铁板一块”，其“借力”企图能否实

现尚属未知。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大多是中国近邻，在很多重大利益问题上与中国相互交织，特别在经贸等领域对华依存度不断提高。因此我可以利用自身地缘优势，对“空海一体战”所倚重的盟国及伙伴国采取恩威并施策略，进行分化瓦解，化解美军借他国之力进行远程封锁的企图，削弱“空海一体战”的同盟基础和后勤保障依托，收取“釜底抽薪”之效。在实践中，一方面可采取“衢地合交”策略，增强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另一方面必要时采取果断措施让相关国家认识到“倚美制华”付出的代价要远超出其所获利益。

(上接第29页)

的。或许正是认识到非盟的困境与南苏丹独立之间的内在联系，卡解阵竭力把羽翼未丰的非盟拖入卡宾达危机^①，以进一步抵消安哥拉政府的主动权。

五、结论

由于受限于分离主义政治力量自身的特殊因素，卡宾达的局势目前尚未因为其南苏丹问题具有诸多相似点而走向不可收拾的地步，而是长期处于一种脆弱的“静止”或“稳定”状态之中。然而，南苏丹的成功独立有可能成为改变这一格局的推手，因为无论是它释放的“示范性”信号还是反映出的当前非洲政治发展中的问题，都有可能“点拨”或“鼓励”长期致力于把卡宾达打造为非洲版科威特、东帝汶的卡解阵。总体来说，未来卡宾达局势的最终走向将受到两项基本参数的影响：其一，安卡两地政治力量对比变化，它将事关安哥拉政府是否能够始终牢固地掌握危机处理的主动权，将局势限制在国内政治范畴内；其二，非洲联盟集体安全体系的成熟程度，它将决定当卡宾达危机国际化时，非洲本土力量是否能够摒除西方世界的影响，有效维护安哥拉的和

平稳定与主权完整。

无论是卡宾达还是南苏丹，导致分离主义产生的罪魁祸首毫无疑问是殖民主义对非洲自然演进历程的肆意扰乱，但若以此为借口而去刻意追求修正历史错误不仅严重践踏了现实中非洲国家的主权，而且从根本上违背了非洲一体化发展趋势。事实上，当今非洲分离主义势力泛滥所依赖的动力更多的是来源于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社会问题所导致的居民不满情绪，而与政治精英论述的那些或是早已湮没于历史长河中或是抽象、模糊的原有身份认同感的关系并不紧密。因此，彻底消除分离主义势力对非洲国家主权的威胁不仅需要当事国以及非洲合作组织为遏制、打击各类分裂势力及时准确地做出必要的制度安排，更重要的是还需要它们之间通力合作，以当事国国内以及整个非洲大陆的和谐发展彻底埋葬分离主义滋生的温床。

^① 在2006年，卡解阵已经向非盟人权委员会（ACHPR）提交报告，抗议安哥拉对卡宾达的统治“违背人权”。目前非盟已经同意就报告内容派出人员予以调查。具体参见：IRIN “Angola: AU Considers looking at Cabinda Claims”，2011-12-30。

ABSTRACTS

An Initial Analysis of the Real Challenges in African Integration

Wang Nan

The problems in African integration are not only concerned with its own development and interrelations, but also with its relations with other nations and regions. This paper lists the real challenges that African integration faces, and dwells briefly on their causes, aftermaths and effects.

The Backdrop, Effect and Prospect of South Africa in Joining the BRACS

Xu Guoqing

It is of some significance and in its interest for South Africa to join the BRACS, as it will strengthen South Africa's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other BRACS countrie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within the BRACS and deepen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BRACS. As a result, South Africa's relations with other BRACS countries are expected to be sustainable and going deeper.

The Evolution and Effects of Zuma's Corruption Trial

Liu Zhongwei

Zuma's corruption trial was a central discussion topic in South Africa's political life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It was called the No. 1 corruption case of South Africa, because of its profou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It has great social influence and profou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as it has changed South Africa's political pattern, damaged South Africa's law and popular confidence in their leader, weakened the internal political base for the ruling party ANC, and marred its international image.

The Cabinda Crisis: A Next South Sudan?

——An Initial Analysis of Angola's Cabinda Issue

Deng Yanting

The Cabinda independent movement is one of the most aged secessionist forces in African politics, which has threatened Angola'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since its independence. How to resolve this historical legacy that obsessed the region at the mouth of Congo River for almost 40 years deserves our attention. Whether or not Cabinda will turn out to be a second South Sudan depends on how the forces concerned will play the game.

The Current Syrian Situation and Its Development Prospect

Liu Baolai

On the 12th of April, Syria began a ceasefire after UN special envoy Annan's mediation, though there are still minor clashes, which makes Annan have to upgrade his mediation effort. Currently, although Syria is faced with new challenges, an immediate regime change seems impossible. Nevertheless, Syria's future is unpredictable. China i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on Syria issue as a responsible power.

RÉSUMÉ

Recherches sur l'Afrique Une discussion sur les défis dans la pratique à l'intégration africaine

Wang Nan

L'intégration africaine est non seulement relative au développement des pays africains et à l'évolution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entre les pays africains, mais encore joue un rôle sur les relations entre l'Afrique et les autres pays et régions à l'extérieur du continent. Cet article va citer les défis dans la pratique à l'intégration africaine, et analyser et discuter les causes, conséquences et influences concernées.

Le contexte, l'influence et la perspective de l'entrée de l'Afrique du Sud dans le groupe des BRIC

Xu Guoqing

L'entrée de l'Afrique du Sud dans le groupe des BRIC aura du sens pour renforcer les coopérations économiques et commerciales avec les pays des BRIC, promouvoir les relations des BRIC envers l'Afrique, et construire le mécanisme de coopération du groupe. Et elle se conforme à l'intérêt national de l'Afrique du Sud. Dans le futur, les relations entre l'Afrique du Sud et les autres pays des BRICS auront un développement durable et en profondeur.

L'évolution du procès pour corruption de Zuma et ses impacts

Liu Zhongwei

Le procès pour corruption de Zuma est un thème central de la politique de l'Afrique du Sud au début du nouveau siècle. Il est appelé 'Le premier procès pour corruption de l'Afrique du Sud' en considérant ses impacts de grande envergure sur la politique. Le procès pour corruption de Zuma a changé la structure politique de l'Afrique du Sud, a dégradé la crédibilité de la loi et du dirigeant de l'Afrique du Sud, a affaibli la base politique au pays du parti au pouvoir ANC et a nuit à l'image internationale de l'Afrique du Sud. Le procès aura un large éventail de l'impact social et du sens politique de grande envergure.

La crise de Cabinda: le Sud-Soudan prochain?—Une analyse sur le problème du Cabinda de l'Angola

Deng Yanting

Le mouvement indépendantiste de Cabinda est une des forces les plus anciennes de la séparatisme dans la politique africaine moderne. Il menace la souveraineté et l'intégrité territoriale de l'Angola depuis l'indépendance et la création de l'Etat. L'évolution de ce problème historique qui a troublé la région de l'estuaire du fleuve Congo près de 40 ans mérite de l'attention. Si le Cabinda deviendra le deuxième Soudan du Sud? ?a dépend les jeux finals des parties concernées.

Visions des experts

La situation actuelle en Syrie et les perspectives de son évolution

Liu Baolai

Au 12 avril, par la médiation de l'émissaire conjoint des Nations Unies et de la Ligue Arabe Kofi Annan, la Syrie commence à faire un cessez-le-feu, pourtant les conflits à petite échelle se sont